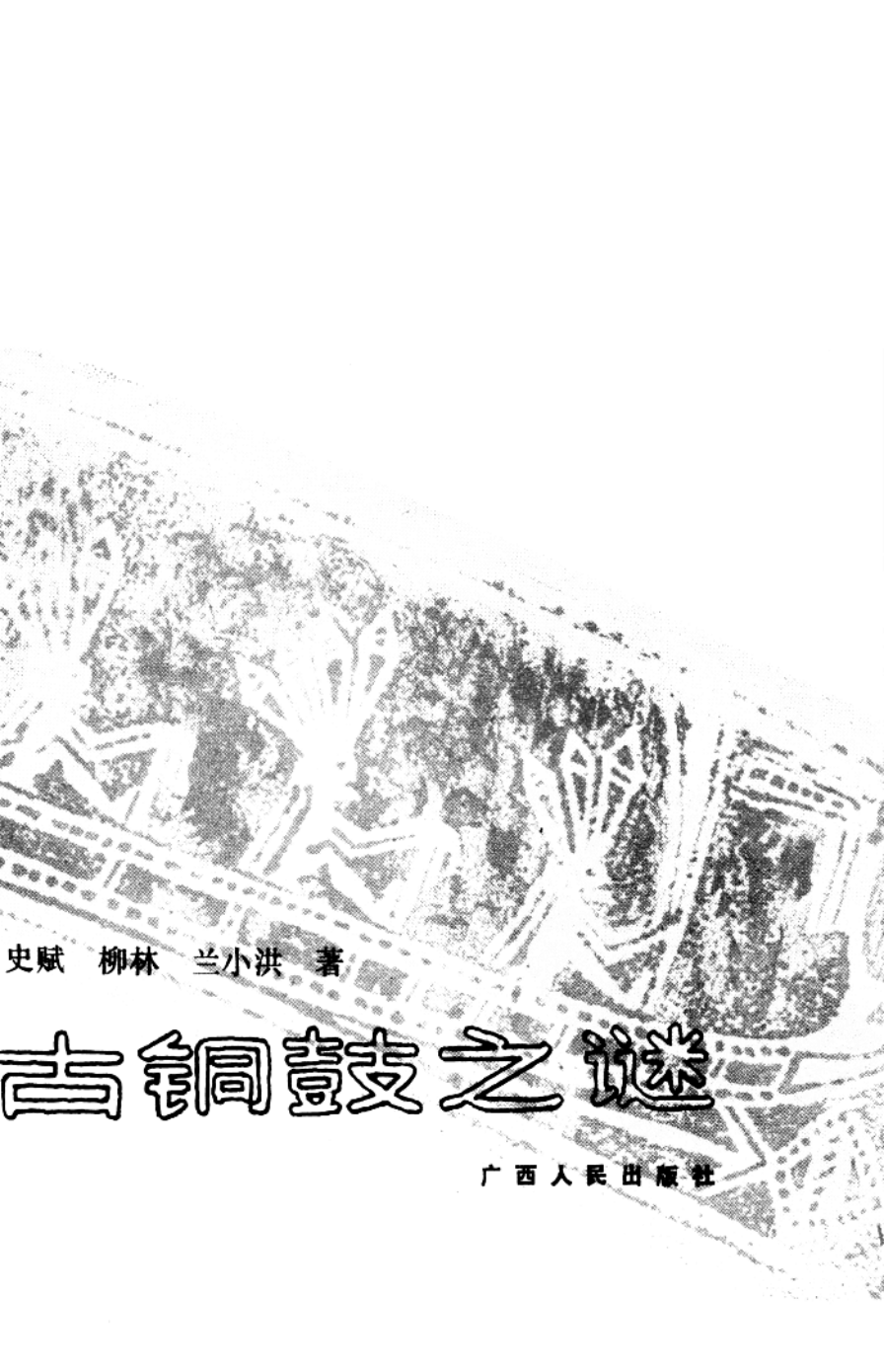




賦 柳林 兰小洪 著

古铜鼓之谜

广西人民出版社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detailed, high-contrast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ncient bronze drum patterns. These patterns, known as 'hu' or 'hu' patterns, are characteristic of the Dongyue bronze drums from the Chu and Yue regions of ancient China. They feature complex, symmetrical designs with stylized human figures, animals, and geometric motifs. The patterns are arranged in a way that creates a sense of depth and movement, with some elements appearing to overlap or recede into the background.

史賦 柳林 兰小洪 著

古銅鼓之謎

广西人民出版社

古 铜 鼓 之 谜

史 赋 林 兰小洪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1987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787×1092 1/32 8印张	印 数：1—3,400册

书号：10113·418

定 价：1.10 元

ISBN 7—219—00116—9

目 录

“编外小护士” (1)

古铜鼓之谜 (173)

“编外小护士”

史 赋

亲爱的小朋友，我在这里要给你们讲的，是一个发生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前后的故事。可能有些武断一点的小朋友会说：噢，那讲的一定是解放军叔叔在战场上痛打越寇的事喽！

只对了一点点儿。这个故事，确实讲了一点点儿解放军叔叔痛打越寇的事。不过故事发生的地点，不是在战场上，而是战场的后方；再说，故事的主人公，也不是叔叔阿姨们，而是一个年纪比你们大也大不了多少、小也小不了多少的女孩子。

这女孩子的真实姓名叫“冯菁菁”。但是在这个故事里，她忽然有了一个新称呼：“编外小护士”。小朋友，如果你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请听我说下去……

初来乍到，菁菁那两道柳叶一般细的眉毛怎么就拧到一起了呢？……

“呜……”

汽笛一声长鸣，列车象一匹跑累了马儿，缓缓放慢速度，轰隆轰隆地驶进了这个位于祖国南部边疆、晨雾笼罩着的乡镇小站——夏塘站。

“旅客同志们，夏塘站……”

列车广播员刚刚报出停靠站的站名，菁菁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拍着小手叫道：

“妈妈，到啦！到啦！”

是到了。我们的小主人公菁菁的妈妈掩饰着内心的喜悦，刮了刮女儿小而挺直的鼻子，微微一笑，说：“看你乐的！”

菁菁把头一歪，红扑扑的圆脸上，两只黑亮黑亮的大眼睛直溜溜地瞅着妈妈，象在反问：待会儿，就

又要见到爸爸，见到爸爸连里那些可亲可敬的叔叔们，见到韦爷爷和阿峰了，能不乐吗？

妈妈的脸上依然漾着微微的笑意。

过度的兴奋，没有招惹妈妈的不满，菁菁叫得更欢了——

“啊！到啦！到啦！”

列车停稳了。

旅客们早就骚动起来啦。

这是这次列车即将到达终点前的一个小站。有不少旅客要下车，这会儿，他们象一股股急着奔向江河的小溪流，纷纷涌向车门口，吵吵嚷嚷响成一片。

须臾，该下车的旅客终于下得差不多了。

妈妈爱抚地看了菁菁一眼——嘻，这会儿，身着赭红色套装，象一团红色火焰的菁菁，正扒在车窗上找爸爸呢！妈妈不忍心惊动她，起身去取行李架上早就拾掇好了的行李。

邻座一位不下车的姑娘一边帮着忙，一边操着浓重的地方口音问：

“大嫂，有人来接吗？”

“有！”

“是谁呢？”

那姑娘发问的时候，菁菁恰好扭过头来。于是，不等妈妈开口，她抢先回答了：

“我爸爸！”

姑娘抱歉地笑了。噢，是她自己忘了。刚才，在闲谈中，菁菁已经告诉过她了，她爸爸在边防的一个部队里当连长，他将会到车站来接她们的。

这会儿，望着这位大姐姐那尴尬的样子，不知怎地，菁菁小嘴一抿，突然有些得意起来。

说实在的，谁要有一个当连长的爸爸，谁都会有几分得意的。

可是，当妈妈拎着行李，对她唠唠嘴，示意她下车的时候，象画家笔下的调色板一样，她的脸上，却又突然变换了一种神色。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神色呢？

那姑娘察觉出来了：这是一种不安的神色。

果然，菁菁问妈妈：“妈妈，刚才，我怎么没看到爸爸？”

话，是附在妈妈的耳旁说的。声音，似乎压低到了最小的程度。但，姑娘和旁边的那些旅客还是听见了。

多有意思的孩子！大家不约而同地笑了。

“笑？笑什么？！”菁菁晃动着脑后的羊角辫，狠狠地扮了个鬼脸。

旅客们笑得更响了。

妈妈也笑了。妈妈说：“车站上人那么多，哪能轻易看得着啊！走，咱们下车吧！”

下就下吧！菁菁连忙跟紧妈妈。

月台上，雾四处飘散着，拎着大包小包的旅客们，争先恐后地向出站口涌去。

菁菁是个有点“野性”的女孩子。一下车，世界就又重新属于她的了。

她跑到妈妈的前面去了。

他在靠近西边的一根石柱前停下来了。

菁菁的记忆力真好！过去，她和妈妈来部队，爸爸总是买了站台票提前进到站里来，在这根石柱前迎接她们的。她想，这一次一定也这样。

可是，这一回，石柱前并没有爸爸的影儿。

菁菁着急了。

妈妈刚把行李撂下，菁菁就揪着她的臂膀，连声问了起来：“妈妈，爸爸呢？怎么不见爸爸？爸爸怎么没来？”

妈妈象是早就料到了这一着似的，不紧不慢地说：“咱们就在这儿等一等吧！”

又能有什么办法呢？等就等吧！菁菁轻轻叹口气，一屁股坐在了行李包上。

等人的时间好难挨呀！菁菁心里默默地数着数儿，一会儿，数完五个一百了，爸爸没来；一会儿，又数完五个一百了，爸爸也还是不见来。车站上的旅客都走光啦，火车已开向前面终点站，四处空荡荡的。

菁菁一撇嘴，不数了！

干脆，把眼睛也眯起来了！

眯了好久好久。当她做着爸爸正朝她们走来的奇想，突然把眼睛睁开的时候，却又一次失望了！

突然，菁菁有了新的发现：刚才，下车的旅客不是蜂拥着都出站去了吗？这会儿，月台上又从哪钻出了这么多的人？

菁菁望了望妈妈。

妈妈凝视着月台上匆忙而行的人们，仿佛也十分迷惑。

这会儿，菁菁把盼望爸爸的事儿丢到脑后去了。她眨巴着双眼，仔细地看眼前的情景——

月台上，慌里慌张的人们，一个个紧绷着脸，手里提着一些锅呀、碗呀、瓢呀之类的杂物，在几个背着枪和被包的解放军和民兵的招呼下，正聚拢着穿过铁道向东北方向的一条山路走去！……

啊，好神秘的场面！

蓦地，菁菁想起了韦爷爷跟她和阿峰讲过的一段往事——

那是很久以前，越南正和美国打仗的时候。有一天，韦爷爷到车站来找他儿子韦纯田——阿峰的爸爸，当时他正在车站帮忙装卸一批援越物资。许是那一天在车站忙活的人特别多的缘故吧，韦爷爷找了半

天，竟没找着。后来，只好请车站广播室的阿姨帮忙，通过喇叭喊了喊。谁知没过多久，竟有三个韦纯田同时找上了门来。韦爷爷乐了，对儿子和另外两个韦纯田说：

“哈哈，难得你们三个都叫韦纯田，干脆，认个拜把子兄弟吧！”

三个原来并不相识的韦纯田你对我笑笑，我对你笑笑，后来真成了好朋友。

接着他们一起去帮越南修路，在一次战斗中，都壮烈地牺牲了……

菁菁想：那会儿，韦爷爷到车站来找阿峰的爸爸，车站上的人准是和现在一样多，今天，我是不是也得去请广播站的阿姨帮忙？

不过，眼下这么多人去哪里呢？

菁菁忽东忽西地想着，两道柳叶一般细的眉毛拧到一起了。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没了门牙的老大娘从那大队人群里挤出来，一瘸一拐地追着跑到这边的一只老母鸡。

妈妈给了菁菁一个眼色。

菁菁会意，张开双臂，和妈妈一起当面拦住了母鸡的去路。

肥肥大大的老母鸡掉头想跑，菁菁冲上前去，灵

巧地抓住它扑打着的翅膀。

“咯咯咯咯！”老母鸡服输地叫了几声，菁菁心里好高兴。

妈妈从菁菁手里抓过母鸡，递给大娘后问：“大娘，你们是从哪来的？上哪去？”

“我们是从边境来的。”没了门牙的老大娘把母鸡抱在怀里说。“要搬到山洞里去住！死越南，老用炮轰我们，不让我们活呢！”

菁菁的心猛地“格登”了一下。

妈妈不知为什么，突然把菁菁拉到身旁，搂得紧紧的。

没了门牙的老大娘又说了句什么，然后，摇摇晃晃地又追赶队伍去了。

沉默，久久的沉默。

半晌，菁菁这才抬起头来，望着妈妈问：“妈妈，爸爸呢？爸爸到底来不来接我们呢？”

妈妈没有回答。她的目光，还紧紧地盯着那些渐渐远去的人们。

雾，更浓了。

二

哟，好一个倔强的女孩子！小于叔叔傻眼了！……

夏塘镇位于夏塘火车站的西头。出了站，往右拐，再朝前走二、三百米就到了。

这会儿，菁菁跟在妈妈后面，两步一停、三步一歇地来到了街上。

这是一个只有两条短街的小镇。据说只有近百户人家。在菁菁的印象里，它可远远不如她桂东老家的那个白沙镇热闹。

商店都还没开门，街上冷冷清清的。菁菁想：哼，这儿的人真懒，躺在被窝等太阳公公晒屁股呢。

在一家商店的门口，妈妈撂下行李站住了。她掠了掠头发，对菁菁说：

“菁菁，你在这看行李，我到前面看看有没有蹬三轮的，好不好？”

菁菁小嘴动了动，没吭声。

妈妈以为菁菁同意了，扭身就走。

“不！”菁菁猛地喊了一声。

妈妈回过头，用不解的目光盯住女儿。

菁菁一本正经地说：“妈，我们不能宠爸爸！我们非让他来接不可！要不，我们以后再来部队，他又不接我们怎么办？！”

做妈妈的心肠是软的，见女儿生气，不知该怎么回答了。

菁菁想了想，又问妈妈说：“妈，你说你出发前给爸爸打过电报，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女儿问得认真，妈妈不敢含糊。她点了点头。

“那、那爸爸他为什么……”

菁菁说不下去了。想起刚才在火车站白白等了一个多小时，而爸爸直到现在还连个影儿都不见，菁菁真有些伤心了……

正在这个时候，“喀喀喀”一阵声响，一个穿着绿军装的解放军，驾驶着一辆草绿色的三轮摩托，从前边街道的尽头处缓缓地驶来了。

菁菁的眼睛亮了，是爸爸？

妈妈的眼睛也亮了。

错了！

草绿色的三轮摩托从她们身旁一闪而过的时候，

她们都看清楚了。驾驶着摩托的，是一个相当年轻的解放军叔叔。

希望的火星又一次熄灭了！

菁菁望着妈妈，妈妈望着菁菁，不知怎地，神色都有些凄然了。

还是菁菁打破了沉闷的空气。她双手搂住妈妈的腰，不无认真地说：

“妈妈，咱们还是回火车站去等吧！一直等，等到下午火车从那边开回来的时候！那时候，爸爸要是还不来，咱们就买车票往回走！你说好不好？”

妈妈爱抚地摸着菁菁的羊角辫，十分勉强地笑了笑，说：“傻孩子！”

噢，妈妈没同意菁菁的意见呢！

菁菁呢，话刚说出口，自己也后悔了。她这说的不是心里话，是气话！不该这么说嘛，不是吗？几百里路远，好不容易来到了这里，不见到爸爸，不和爸爸一道玩几天，菁菁肯回去吗？只是，爸爸也确实不该不来接呀！从夏塘火车站到他们连队驻的地方，还有好远好远的路呢……

菁菁正想着，只听又一阵“啾啾啾”的声音由远而近，刚才从身边驰过的那辆三轮摩托，又向小街这边驶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